

谈艺术



梅兰芳在《生死恨》中饰演的韩玉娘(资料图)

跨越时空的艺术共鸣

王芳

1958年5月，太原火车站走出来一个男人，一身深色的中山装，一顶同色的带檐帽，他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从人山人海中走出来。他就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、梅派创始人梅兰芳。

梅先生要来太原演出，这迅速成为太原的一件盛事。人们奔走相告，从他踏出火车站那一刻起，便受到了高度关注，各个演出地点的购票队伍都排成了长龙。去尖草坪工人文化宫演出时，他甚至被拥挤的人群踩掉了鞋，但他毫不在意。面对太原人的热情，他总是以最真挚的笑容回应，他愿意和普通百姓在一起。

晋祠是太原首景，人们自会邀请他前往这里。

一进入晋祠，他就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，周柏、唐槐、流水、名泉、碑铭、名匾、飞梁、宋殿……他一步一流连，一眼观千年，唐叔虞、李世民、傅山……一个个人物在他眼前走过。太原这座重工业城市带给他的豪情还没停歇，这山水长卷一般的古老宗祠园林就激发了他心头泉水般的澎湃。当晚回到宾馆，他凝思、挥毫，给太原留下了一首《晋祠颂》，这颂歌饱蘸着墨香，成为晋祠又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梅先生生于清光绪二十年(1894)，那一年甲午战争爆发，中国战败。他出生后的中国也不平静，1900年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他才6岁，风雨飘摇的中国千疮百孔。直到1949年，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呼喊，人民当家作了主。梅先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，亲眼见证了翻天覆地的全过程。



晋祠写生 王学辉 绘

晋祠颂

祠宇古矣，生命则新，百世名胜，今归人民。
悬瓮山高，下有晋水，光彩发扬，根源在此。
萦山带水，蔚兹风物，溯其往史，由简而复。
基础天成，灿烂人功，唐叔而降，文物渐充。
世运遭遇，动荡何常，艰辛保卫，群力莫忘。
祠内祠外，八景以名，人民公园，扩大经营。
我来太原，乘暇登临，游目骋怀，畅我胸襟。
圣母有殿，庄严瑰丽，鱼沼飞梁，先民智慧。
周柏唐槐，森森健在，泉名难老，涓涓万载。
宋塑群像，体态轻盈，一颦一笑，似诉生平。
或建筑精，或艺术好，名泉古木，皆祖国宝。
赏会之馀，更增心向，万千福利，成自解放。
解放前后，试一权衡，昔供游览，今裨民生。
晋水四河，灌田万顷，电力工业，赖此修绠。
人杰地灵，飞跃冲霄，面貌丕焕，还看今朝。
我爱晋祠，不宁怀古，多识今代，欢欣鼓舞。
歌以颂之，值此昌期，巍峨三晋，永固福基。

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历经坎坷的梅先生仍有赤子情怀，因此他爱国爱民爱党，会写下“百世名胜，今归人民”“世运遭遇，动荡何常，艰辛保卫，群力莫忘”“我来太原，乘暇登临，游目骋怀，畅我胸襟”的字句。

这是他真实的心境，真实的经历，由衷地铭记。

他指出晋祠的位置“悬瓮山高，下有晋水”，他明白晋祠的源头“唐叔而降，文物渐充”，他看到了晋祠的珍贵“圣母有殿，庄严瑰丽，鱼沼飞梁，先民智慧”，他也看到了周柏唐槐的久远，听到了难老泉的流水声。

他最爱的是“宋塑群像，体态轻盈”，他在那一尊歌舞侍女像前停留许久，她头戴红色扇形包髻，身穿蓝襦长裙，眉清目秀，动作优雅，头微微低垂，正面看，含羞带笑，侧面看，眼角含泪，一脸悲苦。他与她对视，心也若悲似喜，从前的种种漫上来，漫卷过岁月，漫卷上眉头。

想他，8岁拜师学艺，10岁第一次登台唱戏，他传承传统戏的精髓，也改编演出新戏，他在戏曲的灯光、音乐、服装、化妆等方面都进行过改良。他出国演出，风靡世界。33岁时，被评为“四大名旦”之首。曾经，他也和她一样，有着诸多不得已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成为了艺术家，他成了戏曲界的顶尖人物，得万人尊重。眼前的她，是《嫦娥奔月》里的嫦娥，是《黛玉葬花》里的黛玉，是《游园惊梦》里的杜丽娘，是《霸王别姬》里的虞姬，是《洛神》里的甄宓，是《太真外传》里的杨玉环……是他演过的每一个人物，也是他生活里的某一刻，恍恍惚惚、真真假假、如梦似幻，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，只看到她微微翘起的嘴角，淡笼愁烟的眉梢，“一颦一笑，似诉生平”，他的心里埋下这8个字，一直到把每一个字落在纸上，这才把所有情绪俱化云烟。

梅先生在太原期间，适逢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，他和晋剧大师丁果仙等人一起站在敞篷车上进行宣传，从柳巷南路到钟楼街、按司街、迎泽大街。满城俱说梅兰芳时，他始终面带微笑，他的笑是在晋祠过滤过旧日悲苦的纯真的笑。

离开太原一年后，梅先生上演了新编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，入了党。三年后的8月8日，梅先生不幸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但他所创造的艺术遗产，特别是从晋祠侍女像中生发的艺术感悟——“一颦一笑，似诉生平”，永远地留给了太原和山西的广大戏迷。

墨韵悠长

阎旭晨

初识吴老，是老朋友屈金星先生拿给我一本《知新墨韵——吴定命书法集》，把书打开，“龙马精神诗酒年华”八个大字跃然纸上，其笔势精妙，萧散朴拙，用笔俯仰反复，笔锋尖端锐利，时出贼毫、叉笔，自然生动，堪称精美，体现了书法家遒媚多姿、神清骨秀的书法艺术风格。后经老朋友讲述，才对吴老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吴老是1935年生人，高级教师、中华诗词研究所研究员，是唐槐诗社的当家人。吴老家学渊源、诗书并茂，早些年就出过诗集《知新斋》。作为唐槐诗社的领导者，其文化素养、精神气质、心胸见识、卓越才干和个人魅力无不令人敬佩、叫人折服。

翻看《知新墨韵——吴定命书法集》中的作品，或真草隶篆或小品花鸟，或名家长篇或五言七绝，或爱国大义或烟火情长，其书体前后左右映带，欹斜疏密，错落有致，通篇成片，洋洋洒洒，酣畅淋漓。书墨间透露出他与教学、家人及社会的笔墨“交往”，处处体现出“花木成畦手自栽”的自豪与欣慰；时时展现着“送人玫瑰手余香”的快乐与满足。全书分为三个篇章：星墨、心墨和馨墨。星墨，吴老作为高级教师薪火传承使命担当的星之愿；心墨，吴老身为父亲对家庭的珍爱、对朋友的真情和对子女培养教育的心之源；馨墨，吴老作为书法家挥毫泼墨、芳华未竟的馨之缘。书法作品大大小小、包罗万象，涵盖了各种艺术形式和风格。合在一起能听“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的大气磅礴；闭上眼睛可观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”的欢畅辽阔；端起茶盏独想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的通达与谦逊；斟满美酒遐思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积极和乐观……

字，是心田，依然一尘不染。墨，是智慧，不负世间美好。提笔，踏碎尘烟，广阔天地；点墨，一笔涂鸦，任春去秋来花开花谢。吴老不为繁华所动，不被世俗所压。既有纵马天涯英雄气，又有眉挑烟火过凡尘，大笔一挥，见清风明月；心墨一点，慰快意平生。

虽未谋面却已旧识。花开花落，那是岁月的更迭；悲喜交集，那是人间的起落。每个人的生命，都有不同的剧本，每个人，都享受命运的馈赠。吴老的笔下是生活，点墨是烟火。晨光熹微，推开门，心中又升腾起风花雪月的诗和远方……

